

你在我的天河里

□李晓

每到农历七月,我就在夜空下冥想天河水声荡漾而来,这天上与人间的相思之苦,还有七夕在银河上架起一座鹊桥相连。

我在幻想里无数次抵达这样的场景,天河深蓝,喜鹊呢喃,织女与牛郎相见的那一刻,是不是也像木心所说,小跑着前去相见拥抱。在人间大地上的车站码头航空港,我有很多年没见到这样的情景了,一路小跑着呼唤一个人的名字去相见,那已是渐渐消失了的旧日记忆,只能在古诗词里、老电影里去重温了。

我是一个常常靠想象喂养灵魂的人。一年之中的七夕,我也要启程,去与一些老灵魂相遇。这些老灵魂依次闪烁:杜牧、徐凝、范成大、秦观、苏东坡、柳宗元……我与这些老灵魂的遇见,是在“天街夜色凉如水”的夜色里,“坐看牛郎织女星”。读着这些古代文人的七夕诗词,听着遥远天河的水声,遥望着牛郎与织女披一身天露漫步,然后话别,一年之中相见欢相见难的七夕就这样转瞬落幕了。

其实我也是人间一牛郎。我在城市里望见了云层里的炊烟,在黄昏马路上望见了暮归的老牛,我精神生存的境地,也随时保持着匍匐稻田的姿势,耕耘着我的精神田园。

这沧桑人世,毕竟需要节日来装点,节日让山川温柔、人心温润。七夕,这个古典的节日,它的故事发生在天上,却降落在大地,让人铭记与念想。

当我还没遇到爱情时,七夕那天,总喜欢仰望天空,希望真的能够看见喜鹊排着队飞过云霄,飞到我想象中的天河上面。常常是,听见了云层里的隐隐雷鸣,或者雷声牵着闪电,却没看见喜鹊列队上青云。

人到中年,发觉爱情其实是世上很世俗也很寂寞的事儿,却也有浸润于心的点点滴滴。

在光阴的河边,一些日子结了霜,一些日子像草一样枯了。今年,我与妻子结婚28年了,彼此都被日复一日的粗糙生活磨砺着,眼袋浮出,感觉看人时的眼神也浑浊了许多,而她的光滑肌肤从绸缎变成了棉布。有天半夜醒来,她抱住我说:“我怎么对你没了从前那种感觉?”我迷迷糊糊望着她,以为她在梦呓。我打了一个呵欠,歪过头去,沉沉地睡了。

在我的鼾声里,她一直睁着眼到天明。那天清晨醒来,才发现她一直没睡。出门时,妻子小声喊:“你还没刷牙呢?”这是我的生活里唯一一个记挂我有没有刷牙的女人。我突然想转身回去,拥抱一下这个需要一点“浪漫”滋润的小女人。

有天,我溜到大街上打量行色匆匆的路人,发现他们都风风火火地赶路,要不就埋头看手机,我听到打电话的人,几乎都在说钱的事儿。观察了好多人,居然没一个抬头望一望雨后湛蓝的天空。我一瞬间明白了,是我们生活得心事太重、欲望太重,灵魂总跟不上身体跌跌撞撞的脚步,难怪有人说,多数人死于贪婪,死于自己的恐慌。

前不久的一个夜里,妻扑到我怀里柔声说:“你不要那么累了,不要总想着挣钱,我只是想你能够多陪陪我,一年之中,你算一算,你陪我吃了多少顿饭。”想想自己平时,穿梭在人流灯影中,常常以男人的所谓事业上的应酬,辜负了灯火下等我一起回家吃饭的那个女子。

哎,下一个七夕,我就陪妻望一望天河,问一问牛郎织女,要不要也一起吃个饭呢。



最清醒的决定

□舒曼

一

“悦悦、悦悦,你,你听我说!舒舒刚酒气熏天地跑到我这里,二、二话不说就……我,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小雪备感委屈,急急辩解,想说清真相。

悦悦火冒三丈:“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此话真是丁点儿不假!平时我就觉着舒舒和你有些个不明不白、不清不白的,只是,一直没有拿住你们这对狗男女的把柄!今天,也算是人赃俱获了,你还抵赖?你给我听着,被别人碰过的脏东西姑奶奶一定是不要,从现在起,这个王八蛋归你了;我们也一刀两断,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都是你,舒舒,你真是王八蛋!”沮丧不已的小雪奋力想推开舒舒。舒舒呢,只是身子抖了一下,抓住小雪胳膊的手依然没松开。

二

小雪和悦悦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大学毕业后都回家,也找到了各自心仪的工作。

“公司一个阿姨帮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催我见面。小雪,你陪我去吧!”

“好呀!”小雪替悦悦高兴,一口答应。

小雪和悦悦这对原先的好姐妹在形象和气质上还是有些差异的。悦悦性格外向、大大咧咧,心里掖不住事、嘴里藏不住话;小雪呢,温柔娇俏、低声慢语,一颦一笑自带风情。

结果,阴差阳错中,“有心摘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和悦悦见面的舒舒却被以陪伴者身份出现的小雪所吸引。偏偏,悦悦对舒舒又是一见钟情。但不管悦悦怎么想法子取悦舒舒,舒舒都从没有说过是她男友,也始终和她保持距离。但只要有小雪在场的场合,舒舒却特别热情、分外话多,判若两人。

悦悦虽然大大咧咧,但最终也看出来。她慢慢减少了和小雪的联系。

小雪业余撰写的一篇文章在参加市里某权威部门征文竞赛时获得二等奖。颁奖仪式上,她发现获得一等奖的居然是舒舒!小雪顿时对他刮目相看。

“小雪,你有男朋友吗?如果没有,我,我想做你的男友!”活动结束后,舒舒在会场门外截住正欲匆匆离开的小雪,说出心声。

“不!悦悦是个值得你喜欢、更值得你爱的好女孩!谢谢你,我们不合适!”小雪断然拒绝。

三

“如果舒舒真的喜欢小雪,我该怎么办?”悦悦无法回避女人直觉带来的判断,“第六感”让她一次次自问,一次次凌乱。

“舒舒,你告诉我,请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到底爱不爱我?”悦悦将舒舒约出来逼问。

舒舒没有回答,他在想如何将真话说出口。一瓶白酒,竟然被并不善饮的舒舒喝下大半。

见他无回答,悦悦失望离开。

酒后,鬼使神差中,舒舒敲开小雪的家门,将开门的小雪紧紧抓住,问了悦悦刚刚向他提出的那个问题……

不放心舒舒的悦悦一直尾随在后,结果看到了这一幕,她冲动中彻底将小雪拉黑。

四

有些心结既已紧拧,再想打开,殊为不易。

小雪的心情,一直是黯淡的。哎,既然一时说不清,那就不说了吧!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去慢慢消化……

小雪所在的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在新疆又投资新开一家规模更大的原料供应基地,未婚的小雪因无家庭拖累,作为管理人员被调至新基地任职。

命运无常。小雪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一次出差经过戈壁沙漠时,遭遇突发交通事故,小雪的一条腿受了伤,此生只能跛着走路了……

“你还好吗?”“你呢?也都还好吗?”

同学的婚礼上,阔别整整三年的悦悦和小雪终于重聚首;两个人眼眸里闪动着泪光,相互问候。那一刻,曾经亲密无间的友情和友谊又重回两个人的心间。“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她和她,原本就并无恩仇,只有一场误会而已。小雪不住地拍着悦悦的背:“今天是同学大喜的日子,咱俩都不许哭,应该开心才是!”

听了小雪的话,悦悦含泪而笑。

五

悦悦说她已经结婚,并向小雪介绍了自己丈夫的情况。

不是舒舒,小雪不意外。一直踮着脚、仰起头去拼命追逐爱情,不仅身累心累,而且不一定就有想要的结果呀!

“你知道吗?舒舒一直没有结婚。你说,他不会还在等你?”悦悦谨慎地观察着小雪的神色。

“我现在这个样子,不敢、不会、不愿去拖累他人!”小雪的笑容有些许的凄凉,“这辈子,我自己一个人过也蛮好的,自由自在呗!”

悦悦只觉得喉头有几分哽咽。

“悦悦已将你的事全都告诉了我。这一回,不管你是不是愿意,我都要娶你!”闻讯再次主动找到小雪门上的舒舒,是那么的霸道,“那一次酒醉后的鲁莽,对不起!这一回我说的是这辈子最清醒的决定。”

小雪拼命摇头,可话在嘴边,竟已失声……

“别说了。我都懂!”舒舒紧拥着小雪,却别过了脸,他不想让自己的泪水滴落在小雪脸上。

